

ANN PATCHETT

STATE
OF
WONDER

失落的秘境

[美] 安·帕奇特 著
何文菁 译

玛丽娜就这样把他留在了那里。
她明白一个人一生只能往返地狱一次，
她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了，不论为了谁。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S T A T E O F W O N D E R

失落的秘境

[美] 安·帕奇特 著 何文菁 译

A N N P A T C H E T T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落的秘境 / (美) 帕奇特 (Patchett, A.) 著; 何文菁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6
书名原文: State of wonder
ISBN 978-7-5404-6154-6

I. ①失… II. ①帕…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68812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3-127

STATE OF WONDER by Ann Patchett
Copyright © 2011 by Ann Patchet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 Media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失落的秘境

作 者: [美] 安·帕奇特

译 者: 何文菁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张应娜

策划编辑: 马冬冬

特约编辑: 王秀荣

版权支持: 辛 艳

封面设计: 吕彦秋

版式设计: 李 洁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65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404-6154-6

定 价: 33.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献给我的朋友， _____

_____ 乔·范德瓦特

State of 失落的秘境
Wonder
目录

第一章
死讯

001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比这更残酷的遭遇了，孩子们未来的人生里也不可能再发生更惨痛的事了。

第二章
噩梦

037

她最深的恐惧，那种自己的手从父亲的手中滑出去的恐惧，于二十五年在药物中的沉睡后，如今又稳稳地站了起来。

第三章
等待

071

她长久地看着奶茶色的河水，即便在她沿码头走去、蹲坐在脚跟上近距离凝视河面时，仍然看不透它。她这样观察了许多次。无论如何都无法看清水面下方四分之一英寸之下的情况。她等待着斯文森大夫。

第四章 出游

101

在思路清晰的最后一刻，玛丽娜想到一个问题：自己这样算是被谋杀了吗？或者，因为是自己拿起的杯子，这等同于自杀呢？

第五章 重逢

133

身在丛林里，就很难相信自己了。有些人过一段时间能够适应，另一些人永远都适应不了。

第六章 访谈

173

玛丽娜发觉自己又进入了一个完全两样的境界，这才意识到，在抵达目的地以前，她将要不断目睹文明一点一点地衰落。她满目所见只有绿色。天、水，甚至树皮：所有原本不是绿色的东西，也都变成绿色的了。

State of 失落的秘境
Wonder
目录

第七章
暴雨

203

拉喀什人和鸟以及那些不知名的、行动奇快的小动物都早已疏散了，回家的回家，归巢的归巢，入洞的入洞，只剩下玛丽娜和恩科莫大夫，一起在崎岖不平的地表缓慢行进。

第八章
导师

233

我们爱我们想爱的人。某些情况下，真相如何根本就不重要。

第九章
啃树

279

她还不到七十三岁，还远远没有那么老，世上有不少与她年龄相仿的女人，虽然没有吃到这树皮，也还是有了孩子。

第十章 谎言

也许这艘船还是不来的好。明尼苏达州与亚马孙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世界无法向另一个世界解释自己。

321

第十一章 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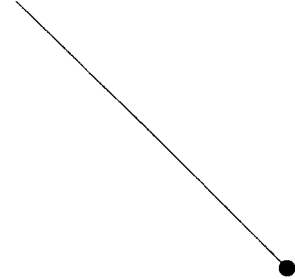
但玛丽娜已经把他留在了那里，她明白一个人一生只能往返地狱一次。她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了，无论为了谁。

359

第一章

● 死讯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比有更残酷的遭遇了，孩子们未来的人生里也不可能再发生更惨痛的事了。



航空信送来了安德斯·艾克曼的死讯。一张天蓝色的航空信纸，本身既是信纸，折叠后封住四边又是一只信封。谁想得到人们还在做这种东西？这张单薄的纸，从巴西辗转来到明尼苏达，为了宣布一个人的离去。它像轻薄的呼吸，如果不是上面的邮票，似乎就会从世上消失。福克斯先生走进实验室去告诉玛丽娜这个消息时，手里就拿着这封信。她看见他站在门口，脸上露出了微笑，他在这轻快的笑容中犹豫了起来。

“怎么了？”她终于说。

他张开嘴，继而又闭上。再开口时，只说了一句：“下雪了。”

“广播里说过，今天会下雪。”她的实验室的窗扇面朝走廊，只有在出外午餐时才看得到天气状况。她等了一会儿，等福克斯先生说出他的来意。她感到他从远在十幢楼以外的办公室冒雪而来，决不只是为了播送一则天气预报，然而他却一直站在门口，既不进来，也不出去。“你没事吧？”

“艾克曼死了。”他在失声前说道，然后

未做任何解释，将信递了出去，他对这可怕的消息知道得也只有这么多。

沃格基地有三十余幢尺寸不同、功能各异的实验楼和办公楼。有些实验室可容纳二十组技工和科学家同时工作。还有一些，四壁架满了老鼠、猴子或狗。而这个实验室，玛丽娜和艾克曼大夫已经共用了七年。它狭窄到福克斯先生想要把信递出去只需伸出手臂即可。她接过信来，慢慢在隔板边的灰色塑料椅上坐下。那一刻她明白人们为何要说“你也许想先坐下”了。她的体内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崩溃，但不是突然晕倒那样的崩溃，而更好像是某种折叠，仿佛她是一杆折叠尺，在她的脚踝、膝盖和臀胯处，肢体被折起来，彼此之间形成了更小的角度。安德斯·艾克曼，他穿白大褂时显得十分高大，他浓密的金发已经开始发灰，他自己去买咖啡时总会给她带上一杯。他会靠坐在她的办公桌边缘，一边把她要的文件给她，一边检查她搜集到的关于蛋白质的数据。安德斯，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还不到五十岁。她将目光移向日期——信上写着3月15日，邮戳显示3月18日，而今天已经是4月1日了。他不仅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了两个星期。他们习惯了与他之间疏乏的联系，以至于收到信的这一刻，她才意识到他已经离开很久了，自己有时甚至会完全忘记这个人。明尼苏达本部的人们常被提醒说，斯文森大夫研究基地所在的亚马孙河一带，通信十分不便。（“明天这封信将被交到一个小孩儿手里，小孩儿将乘树桩顺流而下，”安德斯曾在信中这样写，“我不忍将那段树桩称为小木舟。

至于信最后能否送达，至今尚无统计数据可供参考。”）但无论怎么说，基地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仍属于这个世界。总有谁能上网吧。难道他们没有费心找一找互联网吗？“她不能打电话给你吗？总该有全球卫星——”

“她也许不肯用电话，她也可能说电话无法接通。”在安静的房间里，虽然两人离得很近，她却只能隐约听清他的话。

“但这种事——”她停止追问。她明白，他也不知道答案。

“他现在在哪里？”玛丽娜问。她不愿说“他的尸体”。安德斯不是尸体。沃格基地里都是医生。工作中的医生，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的医生。他们的储物间里、仓库里、抽屉里，充斥药物，人所能想到的药片这里都有。他们是制药公司；即便一种药世上没有，他们也会想法造出来。如果知道他在哪里，他们一定能找到帮助他的办法。这样想着，心里希望他还活着的愿望压倒了她学过的一切科学知识。虽然斯人已去、永不复回，玛丽娜·希恩仍能看到安德斯·艾克曼像往常一样在员工食堂里津津有味地吃鸡蛋沙拉三明治的样子。

“胆固醇报告您没有读过吗？”她会问他，她总是乐于扮演正面角色。

“胆固醇报告正是我的手笔。”安德斯说，用一根手指一圈圈摩挲着盘子的边缘。

福克斯先生抬起眼镜，用手帕拭了拭两个眼角。“看信吧。”他说。

她默默地看起来。

吉姆·福克斯，

近来这里一直下雨，虽然大体上不违反季节性规律，但我每年都还不免对雨量表示吃惊。不过除了剥夺了我们更多的时间外，雨对工作本身并未造成影响。而即便被迫放慢了速度，我们也从未却步。我们正向非凡的研究成果稳步迈进。

不过工作方面的事不是此次来信的重点。我想通报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艾克曼大夫两天前发烧死了。考虑到我们所在的地点、目前的雨势、政府（包括这里的政府和你方的政府），官僚办事的不力以及研究时间的紧迫，我们决定将他按基督教习俗安葬在这里。我想提请您注意，这件小事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至于艾克曼大夫为之来此的那个项目，我向您保证，我们正在取得长足进步。我将保留他不多的几件随身物品，以备他的太太有一天会来取，相信您会将他的死讯和我的慰问一并转告给她。虽然遇到了阻碍，但我们仍会坚持不懈。

安妮克·斯文森

玛丽娜从头读起。读完第二遍后，仍不知说些什么好。“她称安德斯是阻碍？”

她嫌弃似的只捏着信的一点点边缘，仿佛其内容的真伪尚待检验，还不足信。很明显，纸张曾浸湿又晾干过。信纸上有几处皱痕。

它曾被暴露在雨中。斯文森大夫十分了解纸张、墨汁和雨水之间的关系，于是用了一支铅芯坚硬、浓黑的铅笔，重重刻下了每一个字母。而她书写死讯的同时，明尼苏达州伊登普莱利市的另一头，凯伦·艾克曼正坐在一栋殖民风格的二层砖楼里，心里以为自己的丈夫正在巴西，且一旦说服了斯文森大夫就会即刻回来。

玛丽娜看了看钟。他们必须马上出发，必须赶在凯伦去学校接孩子以前。有时，如果安德斯在下午两点半左右偶尔看到了自己的表，就会轻轻地说一句，“放学了”。三个小艾克曼，三个小男孩儿，与他们的母亲一样，仍然什么都不知道，仍然无法想象父亲的死。而斯文森大夫书写这重大的损失只用了半张纸，且在那半张纸上她还两次想到要提一提天气。而另外半张纸，只是单纯存在着，仿佛一片海蓝色的虚空。还有什么能在剩下几英寸长的信纸里写出来，又有多少事实已经得到了解释，这些都是科学所无法测量的。

福克斯先生关上门，走来站在玛丽娜的椅边。他用手捏了捏她的肩头，而因为面向走廊的百叶窗是关着的，她将头靠在了他的手背上，两人就这样在苍白的荧光灯照射下待了一会儿。这对两人都是一种安慰。福克斯先生和玛丽娜从没讨论过两人在工作场合应呈现出怎样的关系。他们在工作场合没有任何关系，或至少没有任何不同于普通同事之间的关系。福克斯先生是沃格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玛丽娜是他汀类药物^①研发部门的一个医生。他们第一次正式相见是在去

① 一种抗高血脂的药物。

年夏末的公司垒球比赛上，比赛由研究人员对战管理层。福克斯先生走过来赞赏了她的投球技法，由赞赏发端，两人又聊起了对棒球的共同热爱。福克斯先生不是医生。从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会从制造部来到研发部，他是第一个。玛丽娜向别人提到他时称他为福克斯先生。玛丽娜在人前与他说话时也称他为福克斯先生。到他们单独相处时，她却无法自然地称他为吉姆。她发现养成这个习惯要比称他为福克斯先生艰难得多。

“我不该送他去。”福克斯先生说。

她抬起头，将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福克斯先生是不用穿白大褂的。今天，他穿了一套深灰色的西服，戴着海军蓝条纹领带，虽然这身穿戴对一个六十岁的人来说算是得体，但只要穿着它走出管理层的办公区域，他就会显得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玛丽娜想到，今天他看来好像正在赶去一场葬礼。“你没有逼他去。”

“但我问了他。他当然可以拒绝，可谁都知道他是不会拒绝的。”

“但你事先并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你送他去的地方又不是什么危险的地方。”玛丽娜自忖这么说是否符合事实。那地方当然有毒蛇和食人鱼，但在她的想象中，这些东西与医生们进行试验的场所，应该是很有一段距离的。而且无论如何，信上说他的死因是高烧，而不是蛇咬。即便身在明尼苏达，一个人也有各种机会感染到高烧。“斯文森大夫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五年，不是一点儿事也没有吗？”

“她当然不会出事。”福克斯先生阴沉地说。

安德斯很愿意去亚马孙。这是事实。有多少研发他汀类药物的医生有机会在冬季的酷寒开始时，被调往亚马孙流域？安德斯爱鸟。每年夏天，他都带上孩子，划小舟去明尼苏达的边境水域，带着双筒望远镜和笔记簿，寻找棕硬尾鸭和红冠啄木鸟。他得到调遣的消息后，立即订购了几本雨林图鉴，图鉴一送到，他便彻底卸下了认真工作的伪装。他将血液样本塞进冰箱，仔细研读起纸页光华厚重的图鉴来。他给玛丽娜看他想看的鸟，给她看脚趾和他的手一样长的肉垂水雉，给她看头上的羽毛仿佛一把倒置的刷子的圭拉鹃，一个人可以用这种鸟把罐子里面刷干净。他买了一台新相机，镜头在五十英尺外能直接拍进一只鸟巢。往常的安德斯决不会购置这样昂贵的物事。

“这可不是往常。”他说着，为坐在办公桌前的她拍了一张照。

她在突然亮起的闪光灯中，抬起因为看一只黑颈红卡丁伞鸟而低垂着的头，那是一种拇指大的小鸟，住在树叶尖上圆锥形的一小抹泥巢里。“竟然有这么多种鸟。”她仔细地看过每一张图，为生物多样性而惊叹。在她看到紫蓝金刚鹦鹉的那一刻，她惋惜福克斯先生派去的不是她。不过她很快放弃了这个荒谬的想法。“你肯定会因为忙着看鸟，而没有时间同斯文森大夫谈话。”

“我想我在找到斯文森大夫以前，应该就已经找到很多鸟了。而且我想就算找到了她，她也不会马上就整装返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处理这种事要慢慢来、懂得进退。”这话是福克斯先生自己说的。“我每天肯定会有一些时间可以自由活动。”

是否能找到斯文森大夫仍是个疑问。他们有她在马瑙斯的地址，

可马瑙斯离她所在的实验基地尚有相当一段距离；斯文森大夫相信，为了研究不受影响、为了给她正在研究的药物保值，应该对基地地址严格保密。她对这点十分坚持，就连福克斯先生也只是大概知道她身处内格罗河支流沿岸的某处。至于支流离马瑙斯有多远，又向着什么方向流去，谁也说不清。而比起说服她来，找到她根本就不算难。玛丽娜严肃地看着安德斯，后者再一次举起了相机。“别拍了，”她说，用手心挡住镜头，“万一你叫不回来她，怎么办？”

“我当然行，”安德斯说，“她喜欢我。你以为福克斯先生为什么派我去？”

斯文森大夫也许的确赞赏过安德斯，但也仅限于七年前她拜访沃格、与由五名执行人员和包括安德斯在内的五名研究人员组成的评估小组商讨巴西项目的初期预算的那一天。玛丽娜本可以提醒他，斯文森大夫根本自始至终不知道他是谁，不过这又有什么必要说出来呢？他当然是明白的。

福克斯先生不认识凯伦·艾克曼。他曾在公司聚会上见过她几面，但他说他不记得她的模样了，在当前情境下，这种遗忘似乎是不可原谅的。玛丽娜从门边的架子上摘下孤零零挂在那里的她的大衣时，看到他脸上有一种感激的表情。她当然不会让他一个人去。这是牧师或警察的工作，这种工作要求一个人懂得如何敲开门，说出即使使门后之人的整个世界脱离原轨的消息。“安德斯死了。”

“你去的话，她会高兴的。”福克斯先生说。